

阿飞街女生

唐颖



After
Street

At
ed
ed

Street



阿飞街女生

唐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飞街女生 / 唐颖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39-4896-2

I . ①阿… II . ①唐…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9563 号

策划统筹 : 曹元勇

责任编辑 : 周 语 王 艳

封面设计 : 人马艺术设计 · 储平

责任印制 : 吴春娟

阿飞街女生

唐颖 著

出版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 310006

网址 : www.zjwycbs.cn

经销 :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 267 千字

印张 : 11.875

插页 : 2

版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39-4896-2

定价 : 3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
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
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约翰·厄普代克

目录

阿飞街女生

1

跋

367

1



“你从哪里来？”

“我从中国来。”

“你的职业？”

“我是法官！”

“喔，法官！”

小小的骚动，瑞德先生表示意外的反应，带动了整间教室的气氛，他是这节课的教师，提问者，纽约退休市民，这间“国际中心”众多义务教员之一。

“你喜欢纽约吗？”

“喜欢，非常喜欢。”

瑞德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摇摇头。

“法官”是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子，她旁边坐着米真真。米真真正坐立不宁，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今天教室很满，她和“法官”被围困在第一排。米真真朝后张望，看见瓦夏坐在最后一排，他朝她眨眨眼，微笑得性感，她也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没有再多的意味。

这个星期米真真第二次遇上这位瑞德先生，抑或，她是被

同一个问题困扰了两次。上一次瑞德先生开的课名是“review”（新闻回顾），课前冗长的自我介绍吓退了米真真，她坐在最后一排，快轮到她时，她溜出教室去了另一间课堂。

今天吸引她进这间课堂的乃是课名“电视剧”，她倒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听到某类专业课。似乎这节课也吸引了其他学员，所以课堂满满当当。

“法官，你来纽约干什么？”瑞德先生不无讥讽地问道。

“我来纽约读学位，我在哥大法律系拿硕士学位，我喜欢纽约。”

“法官”微微一笑，再一次强调，她镇静自如，英语堪称悦耳，以这间各国移民来来往往的 International Center（国际中心）的标准。她明亮的双眸闪烁好斗的锋芒，这锋芒在纽约的中国人眸子里已很微弱，它令米真真产生小小的兴奋。

“你是法官，怎么会喜欢纽约？你对这里的治安有什么看法？”瑞德先生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才来两个月，没有碰到治安问题。”

“要是碰上了呢？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

“法官”一愣，顿了一顿，依然镇静。“听说纽约过去治安不好，自从朱里亚尼市长上任治安问题已有了……”她踌躇片刻，用了“进步”这个词。“不是吗？”她反问道。

“嘿，朱里亚尼！”瑞德先生语气讥讽，目光严厉，“你马上就会了解我们这位共和党市长，他对少数民族可不怎么样！光有治安没有人性，一个无趣冷酷的家伙！”

课堂笑声，局外人的笑，也有人茫然，米真真就是一个，纯粹是语言带来的困扰，是“人性”这个词让米真真产生片刻的迷惘。

但米真真能看懂“法官”明亮的眸子锋芒已经毕露，米真真的情绪跟着提升。

“我对他暂时没有感觉，但我周围的中国移民都支持他，他给了他们安全感。”年轻标致的女法官补充道，“说到治安，少数民族首先不要再给暴力侵害，我们需要安全感。”

纽约资深市民耸耸肩，不置可否，目光移向“法官”后面一位娇小的亚裔女孩：“请问你对朱里亚尼有什么看法？”

亚裔女孩脸色通红，战战兢兢起身并站得笔直：“我……从日本来……学音乐……”她答非所问，结结巴巴，但作为异乡人，她知道这是个必须给予的答案。

“音乐人？了不起！你喜欢纽约吗？”

“我……我……”

米真真开始焦虑，米真真在纽约的时间只有半年，今天下午米真真必须在三点钟之前离开曼哈顿，现在一节课眼过去了十分钟。时光流逝是米真真唯一的焦虑。瑞德先生在课堂上用什么方式教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真真要从纽约人那里学到纽约英语，只是米真真没有心理准备，学习也是倾听的过程，倾听纯正英语和错误百出的英语。

这是一个为新移民服务的会员制机构，纽约戏剧圈子的不少访问者知道这个机构，只要交纳会员费就能成为会员，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到价格低廉的戏剧票子，当然主要是具有实验性质的 off-off-Broadway（外外百老汇）剧场，也就是不太具有商业性的剧场，说得难听一点，多半是观众寥寥无几的剧场。

米真真最初来这里是为购买廉价戏剧票，然后发现凭着会员证可以免费听英语课。

米真真没有料到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整日飘荡在她耳际的竟不是这个国家的母语。也许这正是纽约特征，少数民族并不少数，或者说这是个多数民族日益稀少的城市，她的庞大和国际化已超出米真真的想象力。对她来说在纽约要找到一个纯粹的英语环境就像在七号地铁车厢里找到一个曼哈顿人一样不易。

米真真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信心崩溃，判断力消失，想象世界空无一物，本来这些是米真真这样年龄的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东西。当青春正在远去，荷尔蒙开始衰退，难道她不应该学着从物质的世界超脱？可米真真突然到了纽约，几乎毫无准备地落进这个城市，并发现这是个不可比拟的欲望城市，同时也是个充满精神奇迹的巨大空间，但假如没有语言的指引，你只能徘徊在这个缤纷世界的灰色边界。

千万不要和真正的纽约擦臂而过！米真真就是这样一个走在纽约街头却在担忧失去纽约的城市单相思患者。

此刻，她试图寻找出路一般再一次朝教室后面看去，她看到瓦夏和他旁边的两个韩国女生眉来眼去交谈甚欢，想来那里已是个快乐的社交空间。

“难道纽约有你喜欢的音乐？”

米真真听见瑞德先生在朝日本女音乐人叹息，好像他来这里的责任是让所有刚刚来到纽约的新移民赶快逃离纽约。只见娇小的日裔女孩眼帘下垂，笑得很抱歉，没头没尾说出“激动”这个词，仍然毕恭毕敬站得笔直。

“那么你呢，你是什么感觉，对纽约？”瑞德先生有些混沌的灰蓝色眸子突然转向东张西望的米真真，她一阵心跳，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喔，回答瑞德先生的问题的确有挑战感。

“纽约是个令人激动的城市，但有时，”晓得他有反应，米

真真来个转折，“有时令人恐惧！”

“对，恐惧！”瑞德先生几乎是高兴地呼应着，他似乎庆幸他们终于没有被纽约的假象蒙蔽。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拼写出大写的 SCARE（恐惧）。

关于恐惧，萧永红的形容最强烈，她说：“就像黑色，所有的颜色都无法覆盖黑色。”她问米真真：“你没有觉得，我们其实是伴随着恐惧长大？”

瑞德先生书写时手在颤抖，只要他的手拿起任何东西，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处在微微战栗中，被称为帕金森综合征的症候。

“请告诉大家，恐惧的感觉从何而来？”瑞德先生对着米真真亲切微笑。

“前一晚的新闻，一位女子在地铁七号车上被枪击。”米真真慢吞吞地、字斟句酌地，没有母语的支持，米真真的个性顿时萎靡，她应该告诉他，惧怕枪击，只是恐惧中的一种。

“不仅是女人，男人也会被枪击，还有儿童！走在路上，或者在地铁，你怎么知道身边的人有没有带枪？所以你也必须带上枪才有安全感，终有一天，你会买枪，并放在你漂亮的手袋里。”瑞德先生滔滔不绝地开发米真真的话题，“那么，你会有什么打算？当这个城市令你恐惧，你还能做什么？我是说，你来纽约有什么计划？”

计划？米真真一愣。

“但愿我能知道我在纽约的计划是什么。”米真真犹疑地回答。

笑声，瑞德先生尤其笑得开怀，只有看到人们在质疑的时候，瑞德先生才会露出欢快的笑容。这便是美国人的文化个性？

之后他们有至少五分钟的对话，如果从命运的角度，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你怎么会来纽约？”面对米真真短暂的迷惘，瑞德先生换了问句。

“我们受到亚洲文化基金会的邀请，来美国访问半年。”

“我们？”

“我和我丈夫。”

“你们真幸运。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职业？”

“我丈夫曾经是画家，现在是剧场人（theater-maker），如果不考虑生存，也许他只做行为艺术（performing art），基金会是看了他的行为艺术才邀请我们，总之并非因为我们职业上的成就，事实上，基金会对那些所谓失败或者说不与主流合作的艺术家更感兴趣。”谢天谢地，米真真对“失败”、“不合作”这些词记得很牢，在充满反讽的英语社会，这些词似乎颇具叛逆的美感。

果然瑞德先生的笑容更慈祥：“嗯，有意思，支持失败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我支持基金会！”众人笑，想必瓦夏也在笑，米真真突然后悔在众人前谈论自己的丈夫。

“还有你本人，你也是艺术家？或者是艺术的支持者？”

“我……以编电视剧谋生，我也做过纪录短片，如果不考虑生存，我更愿意做纪录片，虽然我本来的理想是写戏剧。”米真真知道，纽约人尊敬有理想的人，当然她不是到了纽约才发现自己应该有理想，她只是到了纽约才发现谈论理想并不可笑，然而她在谈论自己的理想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理想。

教室后面靠门口处人来人往，不断有新人进来，但离去的人更多，与米真真和瑞德先生冗长的对话不无关系。不过，坐在后排的人，很少有听完一节课的，他们游走在各间教室，寻寻觅觅。

瑞德先生大睁双眸瞪视米真真：“我们这节课不是叫‘电视剧’吗？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坐进这里是指望从我的课上学点儿你需要的专业。”

谁说不是，难道以米真真三十九岁的年龄重新坐进课堂，是为了闲聊天吗？不过米真真没响，米真真面对的是一个年近七十的患帕金森综合征的志愿者，他来这里无论做什么，批评也好，质问也好，用他的美式英语为米真真们制造语言环境也好，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义务的，面对他，米真真感到气短。

“好吧，我不能因为你而改变我的教学计划是不是？”他幽默地做出无奈的样子打开电视机和录像机，把一盒带子塞进机器，“我只是个退休的数学教师，不懂你的编剧法，我是想通过电视剧的情景对话，让你们更有兴趣更感性地了解英语并真正地喜欢上她。”

米真真和她的肤色各异的同学一道喜笑颜开，谢天谢地，他们的想法一致，在这座巨型大都市，课堂上的每一个学员都在寻觅获得英语技能的捷径。

瑞德先生终于放了米真真而开始面对堂下整体学生：“先让你们看一段连续剧情节，然后我会把里面精彩的对话挑出来，作我们的课堂练习，都是一些绝妙的对话。”他的目光又转向米真真：“那不也是你需要的？”似乎在问米真真。

倒带的时候，他对着课堂，手指依序划来：“法官，音乐家，编剧，加上还有你那位艺术家丈夫，顺便说来，失败这个词可以和艺术家画等号。”瑞德先生深深叹息。“不管怎么样，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很平庸，我只是一个毫无成就感的纽约市民。”他对着米真真笑，“我为你遗憾，你丈夫做剧场，你应该是他的编剧（playwright），而不是电视编剧（screenwriter），”瑞

德先生强调着 playwright 和 screenwriter，他也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是纯文学与通俗读本的区别，“不过，我很喜欢纪录片，纪录片比故事片更严肃。”米真真拼命点头，这是真诚感叹：纽约人就是不同凡响。

带子已倒完，瑞德先生做出安静的手势，终于进入正课，二十分钟过去。不过，瑞德先生在课堂上反复播放的戏剧情景颇吸引人。

一对夫妻在时装店买衣服，他俩在不同的试衣室试衣，丈夫在试西裤，妻子在试胸衣。另一个男子敲门进男试衣室，丈夫穿着内裤，他们的对话简洁但指向多元。

“喂，我们需要谈谈……”

“现在吗？瞧，我还在试裤子，等我找到合适的裤子。”

“有件事比你的裤子更重要。”

“真的吗？”

接着，两人一起出现在女子试衣室门口，丈夫还穿着短裤，曾束进西裤的衬衣下摆皱巴巴的，显得委琐怯弱，旁边的男子却是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他们敲门，妻子穿着胸衣开门，丈夫对她说：

“你的朋友需要马上和我们谈谈，我们一起去楼下咖啡室。”

“我的胸衣尺寸不对，我需要再试一个。”

“可是，他等不及了！”丈夫指指旁边的男子。

妻子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位男子说：“说吧，赶快说，我还要试胸衣呢！”

妻子站在试衣室内，两个男人站在门口，现在的画面

是：妻子穿胸衣，丈夫则衣冠不整，像个“拆白党”，试衣室更像卧室，这两个人像在偷情。旁边的衣冠楚楚的男子更像公寓的男主人，丈夫，一个不小小心闯入非法关系的受害者，不过台词的内容却正好相反。

“你的妻子不爱你，”男子指指那个妻子说，“她爱我，这就是说你们的婚姻已经结束。”

“等一下，”丈夫对男子说，“你至少应该等我把外裤穿好。”丈夫欲去男装部试衣室，却又转回头问男子：“你是说我们应该离婚？这是我妻子的意思吗？”

两人都朝妻子看去。

妻子朝男子瞪眼：“我没有说过要离婚。再说，我的胸衣还没选好。”说着把两个男人推开，用力关上试衣室的门。

门外两个男子面面相觑。

（罐头笑声。）

瑞德先生也在笑，就像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一样投入。米真真尽管不能完全听懂对话，但情景的熟悉感令她自动把缺损的对话部分补上。菲茨杰拉德小说里有相似的场景，但时装店应换成理发店，因为她也曾试着把这个场景搬到她的电视剧里，后来又被自己删去了。无论如何，情节从文化里滋生，无法模仿，她恰恰是在编写看起来是无聊的电视剧时，才开始对人类学产生兴趣。

瑞德先生将要对这段对话进行讲解，米真真很遗憾她必须在这种时候站起身递上她事先写好的请假条，她得赶回家接孩子，她将错过课堂上的精华部分。

瑞德先生已经对她展开慈祥的笑容，并为她打开教室门，

她这才发现教室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学生，瓦夏和韩国女孩也离去了，也许他们与其他学员早在她与瑞德先生对话时便离去了。想想也是，那些新移民远比她焦虑，他们学语言首先是为解决生存，那些关于艺术和婚姻关系的讨论，如何与生存的紧迫相提并论？

2

米真真离开教室后便去休息室买戏票。售票窗口每天下午十二点至五点开放，同时窗口外的两边墙上会有新戏的布告张贴出来。米真真匆匆忙忙浏览广告，她其实很难判断哪一个剧场更值得去，纽约下城有几百个小剧场，她和追求形式感的丈夫何值不同，她对有情节和大量台词的 play（话剧）更感兴趣，那不仅曾是她的专业，也是她的理想。

“哈罗，Jinjin，”她的身后响起瓦夏的招呼声，他无法发出“真真”的音，米真真拿了票转过身，一双迷人的蓝眼睛正笑盈盈地望着她，“有些什么值得看的戏请为我推荐！”口音浓重。

米真真很怕他的长句子，但心情却分外轻快，也盈盈笑眼回答他的招呼：“哦，看见你真高兴，我也不知道哪个戏最好，我随便挑了几个。”她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可眼下没有多少时间和他聊天。

她手里的票子被瓦夏接过去，他像玩牌一样把戏票在手里展开成扇形：“是在哪几个剧场，我们能一起去吗？”

米真真不假思索答道：“我只看其中的一两场，其他是为我丈夫买的。”

瓦夏翻看戏票，执着地问道：“你是看哪几场呢？”

米真真踌躇片刻，瓦夏笑了，把戏票还她：“没关系，我以为你会希望我陪你去看戏！”

米真真差点从鼻腔发出哼哼声，但结果是笑眯眯地对 he 道了声“再见”，转身离去。

但是瓦夏叫住她，他走上前，真挚地看着她。“你站在售票窗前的样子最性感。”他凑到她耳边，轻声道。

米真真的脸一热，似笑非笑瞥了瓦夏一眼：“真的吗？”

“因为你站在那里很自由，看起来跟这里所有的新移民都不一样。”

“我本来就不是新移民，我只呆半年就回国。”

“我知道，你每次站在那里便有这个信息传递出来。”

“我不太明白！”她疑惑地看着瓦夏，她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一双蓝眼睛。

“因为你不是移民，所以你有充分的自由享受纽约。”蓝眼睛里笑意隐去时便渗出忧伤的灰色，更增添瓦夏的魅力，但也只是刹那的忧伤，瓦夏立刻又笑意盈盈地朝她挥手，“噢，你去吧，不要耽搁了你的时间。”

米真真怔怔地盯着瓦夏的背影，看着他回到休息厅咖啡桌旁，那里坐着他的男同胞和那两个韩国女孩。她们要是不说话，几乎就像她自己街区出来的女孩，个子修长，衣着时髦，眉眼间流转风情。人们把她出生长大的街区贬称为阿飞街。

米真真在回公寓的路上陷入沉思。你有充分的自由享受纽约！她知道他所指的自由的意义，当你为了生存挣扎时，自由就丧失了。然而，这里的许多新移民不正是为了自由才投奔而来的吗？